

元

史

冊天

元史卷一百八十三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七十

王守誠

王守誠字君實太原陽曲人氣宇和粹性好學從鄧文原虞集游文辭日進泰定元年試禮部第一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祕書郎遷太常博士續編太常集禮若干卷以進轉藝林庫使與著經世大典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除奎章閣鑒書博士拜監察御史僉山東廉訪司事改戶部員外郎中書右司郎中拜禮部尚書與修遼金宋三史書成擢參議中書省事調燕南廉訪使至正五年帝遣使宣撫四方除守誠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與大都留守答爾麻失里使四川首薦雲南都元帥述律鐸爾直有文武材初四川廉訪使某與行省平章某不相能誣宣使蘇伯延行賄於平章某瘐死獄中至是伯延親屬有慇會茶鹽轉運司官亦訟廉訪使累受金廉訪使倉皇去官至揚州死副使而下皆以事罷

憲史四人奏差一人籍其家而竄之餘皆斥去重慶銅梁縣尹張文德出遇少
年執兵刃疑爲盜擒執之果拒敵文德斬其首得懷中帛旗書曰南朝趙王賊
黨聞之遂焚劫雙山文德捕殺百餘人重慶府官以私怨使縣吏誣之乃議文
德罪比不卽捕強盜例加四等遇赦免猶擬杖一百守誠至爲直其事他如以
贓罪誣人動至數千緡與夫小民田婚之訟殆百十計守誠皆辨析詳讞辭窮
吐實爲之平反州縣官多取職田者累十有四人悉釐正之因疏言仕於蜀者
地僻路遙俸給之薄何以自養請以戶絕及屯田之荒者召人耕種收其入以
增祿秩宜賓縣尹楊濟亨欲於蟠龍山建憲宗神御殿儒學提舉謝晉賢請復
文翁石室爲書院皆采以上聞成之風采聳動天下論功居諸道最進資政大
夫河南行省左丞未上母劉氏歿于京師聞喪亟歸遂遘疾以至正九年正月
卒年五十有四帝賜鈔萬緡謚文昭有文集若干卷

王思誠

王思誠字致道兗州嵫陽人天資過人七歲從師授孝經論語卽能成誦家本

業農其祖佑詰家人曰兒大不教力田反教爲迂儒邪思誠愈自力弗懈後從
汶陽曹元用游學大進中至治元年進士第授管州判官召爲國子助教改翰
林國史院編修官尋陞應奉翰林文字再轉爲待制至正元年遷奉議大夫國
子司業二年拜監察御史上疏言京畿去年秋不雨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黃
河水溢蓋不雨者陽之亢水涌者陰之盛也嘗聞一婦銜冤三年大旱往歲伯
顏專擅威福讎殺不辜鄰王之獄燕鐵木兒宗黨死者不可勝數非直一婦之
冤而已豈不感傷和氣邪宜雪其罪勅有司行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發卒塞
其缺被災之家死者給葬具庶幾可以召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
不以文也行部至檀州首言采金鐵冶提舉司設司獄掌囚之應徒配者欽趾
以春金鑛舊嘗給衣與食天曆以來水壞金冶因罷其給齧草飲水死者三十
餘人瀕死者又數人夫罪不至死乃拘囚至於餓死不若加杖而使速死之愈
也况州縣俱無囚糧輕重囚不決者多死獄中獄吏妄報其病月日用藥次第
請定瘐死多寡罪著爲令又言至元十六年開壩河設壩夫戶八千三百七十

有七車戶五千七十出車三百九十兩船戶九百五十出船一百九十艘壩夫累歲逃亡十損四五而運糧之數十增入九船止六十八艘戶止七百六十有一車之存者二百六十七兩戶之存者二千七百五十有五晝夜奔馳猶不能給壩夫戶之存者一千八百三十有二一夫日運四百餘石肩背成瘡顛頓如鬼甚可哀也河南湖廣等處打捕鷺房府打捕戶尙玉等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五戶阿難答百姓劉德元等二千三百戶可以簽補使勞佚相資又言燕南山東密邇京師比歲饑饉羣盜縱橫巡尉弓兵與提調捕盜官會鄰境以討之賊南則會于北賊西則會于東及與賊會望風先遁請立法嚴禁之又言初開海道置海仙鶴哨船四十餘艘往來警邇今弊船十數止於劉家港口以捕盜爲名實不出海以致寇賊猖獗宜卽萊州洋等處分兵守之不令泊船島嶼禁鎮民與梢水爲婚有能捕賊者以船畀之獲賊首者賞以官仍移江淵河南行省列戍江海諸口以詰海商還者審非寇賊始令泊船下年糧船開洋之前遣將士乘海仙鶴於二月終旬入海庶幾海道寧息朝廷多是其議松州官吏誣構

良民以取賂憇于臺者四十人選思誠鞫問思誠密以他事入松州境執監州
以下二十三人皆罪之還至三河縣一囚憇不已俾其黨異處使之言囚曰賊
向盜某芝麻某追及刺之幾死賊以是圖復讐今弓手欲捕獲功之數適中賊
計其贓實某妻裙也以裙示失主主曰非吾物其黨詞屈遂釋之豐潤縣一囚
年最少械繫瀕死疑而問之曰昏暮三人投宿將詣集場約同行未夜半趣行
至一家間見數人如有宿約者疑之衆以爲盜告不從脅以白刃驅之前至一
民家衆皆入獨留戶外遂潛奔赴縣未及報而被收思誠遂正有司罪少年獲
免出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縣監縣來迓思誠私語吏屬曰
此必贓吏未幾果有憇于道側者問曰得無訴監縣歟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
抵罪吏屬問思誠先知之故曰衣弊衣乘駿馬非詐而何陝西行臺言欲疏鑿
黃河三門立水陸站以達於關陝移牘思誠會陝西河南省憲臣及郡縣長吏
視之皆畏險阻欲以虛辭復命思誠怒曰吾屬自欺何以責人何以待朝廷諸
君少留吾當躬詣其地衆惶恐從之河中灘磧百有餘里巖石錯出路窮舍騎

徒行攀藤葛以進衆憊喘汗弗敢言凡三十里度其不可乃作詩歷敘其險執
政采之遂寢其議召修遼金宋三史調祕書監丞會國子監諸生相率爲鬪復
命爲司業思誠召諸生立堂下黜其首爲鬪者五人罰而降齋者七十人勤者
升惰者黜於是更相勉勵超陞兵部侍郎監燒燕南昏鈔忽心悸弗寧已而母
病事畢馳還京師侍疾及丁內憂扶櫬南歸甫禫朝廷行內外通調法選郡縣
守令起思誠太中大夫河間路總管磁河水頻溢決鐵燈干鐵燈干真定境也
召其邑吏責而懲之遂集民丁作堤晝夜督工期月而塞復築夾堤于外亘十
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列置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
稔乃募民運碎甓治郭外行道高五尺廣倍之往來者無泥塗之病南皮民父
祖嘗瀕御河種柳輸課於官名曰柳課後河決柳俱沒官猶徵之凡十餘年其
子孫益貧不能償運誠連請於朝除之郡庭生嘉禾三本一本九莖一本十六
莖一本十三莖莖五六穗僚屬欲上進思誠曰吾嘗惡人行異政沽美名乃止
所轄景州廣川鎮漢董仲舒之里也河間尊福鄉博士毛萇舊居也皆請建書

院設山長員召拜禮部尚書十二年帝以四方民頗失業命名臣巡行勸課思誠至河間及山東諸路召集父老宣帝德意莫不感泣緘進二麥豌豆帝嘉之賜上尊二召還遷國子祭酒俄復爲禮部尚書知貢舉升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應詔言事一曰置行省丞相以專方面二曰寬內郡徵輸以固根本三曰汰冗兵以省糧運四曰改祿秩以養官廉五曰罷行兵馬司以便詰捕六曰復倚郭縣以正紀綱七曰設常選以起淹滯尋出爲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辭以老病不允力疾戒行十七年春紅巾陷商州奪七盤進據藍田縣距奉元一舍思誠會豫王阿刺忒納失里及省院官於安西正月魯帖木兒邸衆洶懼無言思誠曰陝西重地天下之重輕繫焉察罕帖木兒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戍將嫉客兵輒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曰河南爲京師之庭戶陝西實內郡之藩籬兩省相望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乎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曰先生真有爲國爲民之心吾寧負越境擅發之罪遂提輕兵五千倍道來援思

誠犒軍于鳳凰山還定守禦九事夜宿臺中未嘗解衣同官潛送妻子過渭北
思誠止之分守北門其屬聞事急欲圖苟免思誠從容諭之曰吾受國重寄安
定一方期戮力報効死之可也自古皆有死在遲與速耳衆乃安既而援兵破
賊河南總兵官果以察罕帖木兒擅調遣人問之思誠亟請於朝宜命察罕帖
木兒專守關陝仍令便宜行事詔從之行樞密院掾史田甲受賂事覺匿豫邸
監察御史捕之急并繫其母思誠過市中見之曰嘻古者罪人不孥况其母乎
吾不忍以子而繫其母令釋之不從思誠因自劾不出諸御史謁而謝之初監
察御史有封事自中丞以下惟署紙尾莫敢聞其由事行始知之思誠曰若是
則上下之分安在凡上章必拆視不可行者以臺印封置架閣庫俄起五省餘
丁軍思誠爭曰關中方用兵困於供給民多愁怨復有是役萬一爲變所繫豈
輕耶事遂寢十七年召拜通議大夫國子祭酒時臥疾聞命卽起至朝邑疾復
作十月卒于旅舍年六十有七謚獻肅

李好文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之東明人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大名路濬州判官入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國子助教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會盜竊太廟神主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爲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別室又言祖宗建國以來七八十年每遇大禮皆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故事應答而已往年有詔爲集禮而乃令各省及各郡縣置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何有哉自長院者選僚屬數人仍請出架閣文牘以資採錄三年書成凡五十卷名曰太常集禮遷國子博士丁內憂服闋起爲國子監丞拜監察御史時復以至元紀元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錄囚河東有李拜拜者殺人而行兇之仗不明凡十四年不決好文曰豈有不決之獄如是其久乎立出之王傳撒都刺以足蹋人而死衆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用刃況因有所求而殺之其情爲尤重乃置之死河東爲之震肅出僉河南浙東兩道廉訪司事六年帝親享太室召僉太常禮儀院事至正元年除國子祭酒改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遷河東

道廉訪使三年郊祀召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帝之親祀也至寧宗室遣阿魯
問曰兄拜弟可乎好文與博士劉闢對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帝遂拜由是每
親祀必命好文攝禮儀使四年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改禮部尚書與
修遼金宋史除治書侍御史仍與史事俄除參議中書省事視事十日以史故
仍爲治書已而復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時臺臣皆缺好文獨署臺事西蜀
奉使以私憾撫拾廉訪使曾文博僉事兀馬兒王武事文博死兀馬兒誣服武
不屈以輕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行事當問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省以
下至於郡縣未聞舉劾一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之體乎率御史
力辨武等之枉并言奉使不法者十餘事六年除翰林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
又遷改集賢侍講學士仍兼祭酒九年出參湖廣行省政事改湖北道廉訪使
尋召爲太常禮儀院使於是帝以皇太子年漸長開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以
右丞相脫脫大司徒雅不花知端本堂事而命好文以翰林學士兼諭德好文
力辭上書宰相曰三代聖王莫不以教世子爲先務蓋帝王之治本於道聖賢

之道存於經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於爲學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
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性自非學臻闡奧則不足以啓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
儒仰成國家之盛事而好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之習而久與性成章句
之學而寢以事廢驟膺重託負荷誠難必別加選掄庶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
好文免妨賢之譏丞相以其書聞帝嘉歎之而不允其辭好文言欲求二帝三
王之道必由於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略釋以經文
又取史傳及先儒論說有關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所見倣真德秀大學衍義
之例爲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詔付端本堂令太子習焉
好文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慧如漢孝昭後漢明帝幼敏之
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唐玄宗友愛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
露臺之類四曰聖學如殷宗緝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以爲太子問安餘
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歷代授受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爲書曰大寶
錄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惡之所當法當戒者爲書名曰大寶龜鑑皆錄以進

焉久之陞翰林學士承旨階榮祿大夫十六年復上書皇太子其言曰臣之所
言卽前日所進經典之大意也殿下宜以所進諸書參以貞觀政要大學衍義
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之則萬幾之政太平之治不難致矣皇太子深敬禮而
嘉納之後屢引年乞致仕辭至再三遂拜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
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祿終其身

李尤魯翀

子遠附

字尤魯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直姓氏屬望廣平祖德從憲宗
南征因家鄧之順陽以功封南陽郡侯父居謙用翀貴封南陽郡公初居謙辟
據江西以家自隨生翀贛江舟中釜鳴者三人以爲異翀稍長卽勤學父歿家
事漸落翀不恤而爲學益力乃自順陽復往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宋參
政燧之四世孫也隱居不仕學行爲州里所敬嘗夜夢大鳥止其所居翼覆軒
外舉家驚異出視之冲天而去明日翀至翀始名恩溫字伯和克翁爲易今名
字以夢故後復從京兆蕭薈游其學益宏以肆翰林學士承旨姚燧以書抵薈

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無足與子輩比倫者於是轉以女妻之大德十一年
用薦者授襄陽縣儒學教諭陞汴梁路儒學正會修世皇寶錄燧首以翀薦至
大四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延祐二年擢河東道廉訪司經歷還陝西行臺
監察御史賑濟吐蕃多所建白五年拜監察御史時英皇未出閣翀言宜擇正
人以輔導帝嘉納之尋劾奏中書參議元明善帝初怒不納明日乃命改明善
他官而傳旨慰諭翀巡按遼陽有旨給以弓矢環刀後因爲定制還往淮東覈
憲司官聲跡淮東憲臣惟尙刑多置獄具翀曰國家所以立風紀蓋將肅清天
下初不尙刑也取其獄具焚之時有旨凡以吏進者例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
得用翀言科舉未立人才多以吏進若一槩屈抑恐未足盡天下持平之議請
吏進者宜止於五品許之因著爲令除右司都事時相鐵木迭兒專事刑戮以
復私憾翀因避去頃之擢翰林修撰又改左司都事於是拜住爲左相使人勞
翀曰今規模已定不同往日宜早至也翀強爲起會國子監隸中書俾翀兼領
之先是陝西有變府縣之官多罷冒者翀白丞相曰此輩皆脅從非同情者乃

悉加銓敘帝方獵柳林駐故東平王安童碑所因獻駐蹕頌皆稱旨命坐賜飲
尚尊從幸上京次龍虎臺拜住命翀傳旨中書翀領之行數步還曰命翀傳否
拜住歎曰真謹飭人也間謂翀曰爾可作宰相否翀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
學宰相事也夫爲宰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住大悅以酒觴
翀曰非公不聞此言迎駕至行在所翀入見帝賜之坐陞右司員外郎奉旨預
修大元通制書成翀爲之序泰定元年遷國子司業明年出爲河南行省左右
司郎中丞相曰吾得賢佐矣翀曰世祖立國成憲具在慎守足矣譬若乘舟非
一人之力所能運也翀乃開壅除弊省務爲之一新三年擢燕南河北道廉訪
使晉州達魯花赤有罪就逮而奉使宣撫以印帖徵之欲緩其事翀發其姦奉
使因遁去入僉太常禮儀院事盜竊太廟神主翀言各室宜增設都監員內外
嚴置局鎖晝巡夜警永爲定制從之又纂修太常集禮書成而未上有旨命翀
兼經筵官文宗之入也大臣問以典故翀所建白近漢文故事衆皆是之文宗
嘗字呼子翬而不名命翀與平章政事溫迪罕等十人商論大事日夕備顧問

宿直東廡下文宗虛大位以俟明宗翀極言大兄遠在朔漠北兵有阻神器不可久虛宜攝位以俟其至文宗納其言及文宗親祀天地社稷宗廟翀爲禮儀使詳記行禮節文於笏遇至尊不敢直書必識以兩圈帝偶取笏視曰此爲皇帝字乎因大笑以笏還翀竣事上天曆大慶詩三章帝命藏之奎章閣擢陝西漢中道廉訪使會立太禧院除僉太禧宗禋院兼祇承神御殿事詔遣使趣之還迎駕至龍虎臺帝問子翬來何緩太禧院使阿榮對曰翀體豐肥不任乘馬從水道來是以緩耳太禧臣日聚禁中以便顧問帝嘗問阿榮曰魯子翬飲食何如對曰與衆人同又問談論如何曰翀所談義理之言也從幸上都嘗奉勅撰碑文稱旨帝曰候朕還大都當還汝潤筆賞也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諸生素已望翀至是私相歡賀翀以古者教育有業退必有居舊制弟子員初入學以羊贊所貳之品與羊等翀曰與其饜口腹孰若爲吾黨燥濕寒暑之虞乎命撙集之得錢二萬緡有奇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生積分有六年未及釋褐者翀至皆使就試而官之帝師至京師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

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文宗崩皇太后聽政命別不花塔失海牙阿兒思蘭馬祖常史顯夫及翀六人商論國政翀以大位不可久虛請嗣君卽位早正宸極以幸天下帝旣卽位大臣以爲赦不可頻行翀曰今上以聖子神孫入繼大統當新天下耳目今不赦豈可收怨於新造之君乎皇太后以爲宜從翀言議乃定遷禮部尙書階中憲大夫有大官妻無子而妾有子者其妻以田盡入于僧寺其子訟之翀召其妻詰之曰汝爲人妻不以資產遺其子他日何面目見汝夫於地下卒反其田元統二年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逾年以遷葬故歸鄉里明年召爲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不上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靖翀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其爲學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奧典雅深合古法用是天下學者仰爲表儀其居國學者久論者謂自許衡之後能以師道自任者惟耶律有尚及翀而已